

重 · 温 · 经 · 典

李国文 著

花园街五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园街 5 号/李国文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重温经典)

ISBN 7-5063-3196-9

I. 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4173 号

花园街 5 号

作者: 李国文

责任编辑: 贺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7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196-9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一

一幢建筑物，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听我给你讲讲花园街五号的故事吧。

二

凡是古旧的建筑，往往会成为一块碑石，记载着时代的兴衰，尘世的沧桑，家庭的嬗变。只要它不倒塌垮掉，只要它还矗立着，那些愉快的、甜蜜的、辛酸的、苦涩的，乃至充满血腥气的往事，都会时不时地在居住过这幢房子的人的脑海里泛起。哪怕这幢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哪怕只剩下名义上的遗迹，你放心，也会有人来凭吊的。

但我要给你讲的花园街五号，至少再有一个世纪，也不会坍塌垮掉。这幢坐落在市中心晨光公园附近的花园洋房，在我们临江市，是数一数二的漂亮住宅。

晨光公园地处市区繁华热闹的地方，但花园街却是条闹中取静的马路，而五号院又被密匝匝的树林围绕着，是个更加僻静幽深的院落。远远望去，只见一群鸽子时上时下地飞来掠去，根本看不到那座两层楼的洋房；待到靠得很近时，才能透过枝叶的缝隙，大致窥探到这幢俄罗斯风格建筑物的轮廓。

但是，倘若无人指路，你是绝找不到花园街五号的门牌的。而且，我还要先给你打个招呼，假如你在那密匝匝的树林外面来回张望寻找的话，不定哪棵大树的树干后面，会走出来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你的去路。尽管很客气地请你止步，但由于太突如其来，准会在那阴森的密林里，吓你一身冷汗。

你肯定明白了，这幢有战士警卫的高级住宅是谁在居住。不错，我们临江市的市委书记是花园街五号院的主人。

哦，你可要注意保密啊……

花园街五号从它落成那天起，一直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它换了四个朝代，五位主人。有的住得年头长些，有的住得年头短些。但你记住，所有在这幢洋楼里居住过的人家，都是当时临江市最具有权势的首户，能够决定临江命运的人物。咱们掰着指头算吧，第一个主人是建成这幢房子的白俄贵族康德拉季耶夫，侨民协会主席；第二个主人是著名的胡匪出身、伪满时期临江的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长刘大巴掌，第三个主人是解放后我们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第四个主人是十年浩劫期

间造反起家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兼代市长的韩潮和他的老伴、市文联副主席吴纬，还有他们的儿媳、《临江日报》的记者吕莎，一家三口人居住着这幢房间并不太多、而占地面积未免太大的花园洋房。

至于韩潮的儿子大宝，咱们还是先不去打扰他，让他在市郊温泉镇的精神病院里安心静养吧！

据我了解，韩潮并不十分乐意离开他当公安局长时居住过的那座四合院而搬进花园街五号。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社会里不乏这类聪明角色，他们的哲学是：只要长官骑马，等而下之，他们骑驴、骑骆驼都是合理合法的了，于是硬撵掇吴纬、吕莎去说服动员老头子搬家。好像临江市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是第一把手，谁就得住花园街五号，有点类似美国的白宫和英国的唐宁街首相官邸一样。

韩潮不喜欢这幢房子。说得夸张一点，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市委书记，从心底里厌恶这幢谁住进去谁都没得到好结果的花园街五号。请不要笑话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产生宿命论的唯心观点。因为房子的历史，确实也是这样写的。

那个如今蹲班房的市革委会主任、有几条人命的造反派头头（吕莎的爸爸、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就是在他的刑讯逼供下丧命的），得到一个无期徒刑的下场，命运还算不错的咧，至少他可以得到善终吧？而那个白俄贵族，那个伪满警察局长，却和吕况一样死于非命啊！

现在，坐着轿车回家的韩潮，看到那群飞翔着的鸽子，马上皱起了眉头。也许今天一早被刘钊（也是在花园街五号居住过的人，他爸爸就是被韩潮亲手镇压了的刘大巴掌）拉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累得精疲力竭的缘故，心绪不好。所以对他儿媳豢养的这群鸽子，感到格外的厌烦。他觉得这些爱咕咕的生物，有某种特异的禀赋似的，总是云集在那封闭的顶楼圆窗前面。康德拉季耶夫死在那里，刘大巴掌死在那里，吕况也是在顶楼里咽完最后一口气。你说，鸽子老在那里停歇，是不是有点蹊跷？

按说，韩潮是干公安出身的，自然不会相信什么鬼神。可他是临江土生土长的人，这幢房子在建造时，他当过小工。对它的五十年历史，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尽管他应该算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以前居住过的四户人家，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基本上相同的不幸结局，那就是——

后一户总是把前一户干掉，才搬进去住；

每一户的上代人和下代人总是悖谬、冲突、决裂，甚至于还有砍掉老子头颅的。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的市委书记闭上了眼。

三

人世间都得像蝉蜕壳一样，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

程么？难道这个过程一定是那么严峻，那么沉重，乃至于充满着苦痛么？

四

摩托车的响声从脑后玻璃窗外传过来。

吕莎，准是她！韩潮眼皮抬也不抬地想着。这位《临江日报》的记者，本身就是惹人注意的新闻人物。但她好像还嫌不够似的，总是骑着摩托车，留着披肩发，穿着最时髦的、凡人不敢问津的服装，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疾行着。果然，她的摩托车超过了轿车，拦住了去路。

“怎么回事？莎莎！”韩潮把头探出车窗外询问。

她跨在摩托车上：“爸爸，你还没有看完！”

“够啦！”

“干吗走啊？大伙儿还等着你的指示呢！”

“他希望我对沿江新村唱几句赞美诗吗？对不起，我没有那份雅兴。”

“我真奇怪，爸爸，你干吗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干吗自尊心那么强，忌妒你的部下？你干吗不承认刘钊就是比我们党里那些白吃饭、饭桶、寄生虫要强得多？爸爸，你怎么不想想，一千多户人家马上可以欢欢喜喜搬进新居，是个什么心情？共产党治理临江三十多年，可曾有过这么一天？你泼那些冷水，简直不可理解，生那些莫名其妙的气，是毫无道理的。你说我还报道不？”

看来她很激动，满脸绯红，双目闪出忿忿不平的神

色。

“我并没有拦着你，莎莎！”

“我们报社主编只会看你脸色行事，只会唯唯诺诺，只会做官样文章。”她那满脸鄙夷的神气，表明了她心口一致的性格。

“莎莎，你这样议论别人，好吗？”

“我一向实事求是，从我老爹开始，临江容不下人才！”

“够啦，莎莎，你要写就去写吧，但是——”韩潮举起一个手指头，威胁地，“不许吹捧刘钊！”

“我干吗给他当吹鼓手？”吕莎说完，准备骑上摩托去报社。但细细琢磨她公公的这番附加的意思，便又跳下来，跑到轿车旁边，俯身朝后座上的韩潮问：“为什么不可以给刘钊鼓吹呢？爸爸，我倒要请问！”

“好啦好啦，莎莎，你让我回家去清静会儿，我太累了！”说完，韩潮闭上眼睛，不再理她。

“我知道你的烦恼所在，爸爸，总有一天，我会写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她用威胁的口吻说，然后，离开车窗，跨上自己的摩托，一溜烟地消失在树林间的小路上。

韩潮对给他开车、早年间给吕莎爸爸开过车的司机说：“纯粹是被她爹妈宠坏了。没想到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吕，倒有一个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女儿。”

年老持重的司机笑而不答，稳稳当当地把车朝隐在树林里的花园街五号开去。

这是晨光公园里面最冷落的地段。喧嚣的市声全被树林挡住，静得连那种叫做“树串儿”的小山雀的啾啾声，都传进了车窗敞开的轿车里。他记起在敌伪时期和老伴吴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常常装作热恋的情人在这里秘密接头。“树串儿”是他俩的忠实警卫，只要稍有动静，这种小不点儿的鸟便扑楞着翅膀飞起来。

哦，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脑袋松快一点。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再加上内部机件不灵，心脏啊，腰腿啊，都好像超过了保险期限，在沿江新村多爬了几幢楼，就深感力不从心了。

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位市委书记单枪匹马，从眼前的树林中，潜入花园街五号院里，会合上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刘钊，生擒活捉了刘钊的老子刘大巴掌，把他推上顶楼，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这个罪恶累累的伪满警察局长。哦！当年的韩潮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神力，简直像剑侠小说里的镖客，飞檐走壁，蹿房越脊，如履平地似的轻捷。如今，多走几步路，便气喘心跳，他不由得感慨：“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毕竟不是那样长久的啊！”

所以，省委提出来要他考虑一下接班的人选，想听听他的意见。看来，人总是要离开舞台的，职务总是要交出去的。他叹了一口气：“想不到这一天说来就真来了，人生实际上是很短促的。”

人生一世，最使英雄气短的，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期望的结局终于到来。正如在轿车前面的路旁标牌上写着的“游人止步”四个字一样，到了自己应该止步的

日子，无论如何不是件惬意的赏心乐事。“再见吧，花园街五号！”韩潮在心里说，“也许，说不定我倒是最体面地离开这个院子的人呢……”

那群鸽子一点不怕人地朝轿车飞过来。

五

你在花园街上，绝找不到五号门牌。正如在电话簿上，找不到市委书记韩潮家的电话号码一样。五号院的大门，是在晨光公园里面开着的。当然，安全是有了，但离群索居的味道，也是相当浓的。现在，那扇总是紧闭着的大门居然敞开，而且还停放着一辆陌生的轿车。

市委书记家里的客人是有限的，一般的平头百姓，或是普通干部，通常都被警卫在一百米外挡了驾；而有资格进五号院的，自然是临江市的一些头面人物了。

韩潮正纳闷着，轿车在飞蹦的鸽群簇拥下，开进院里。他即使展开最丰富的想象力，也万万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竟是一个黄头发、蓝灰色眼珠、高鼻梁的外国人。他走下车时，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差点没脱口叫出声来：“天！这不是那个被活活掐死的康德拉季耶夫又回到人间来了么？”

历史当然不会倒转，死去近半个世纪的那个白俄侨民协会主席，一个据说有伯爵头衔的富翁，自然是不会复活的。那么，这位不速之客是谁？和韩潮记忆里的伯爵惟妙惟肖，不但外貌酷似，神态相仿，甚至那种没落衰微的贵

族气质，也一模一样。要不是存在着漫长的时间差距，和活生生的现实感，我们的市委书记肯定认为自己背晦倒霉，大白天碰见鬼了。

韩潮马上想起，这人大概就是刘钊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过的，来临江旅游的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了。

他应该是伯爵的孙子。

可外国人的年龄不太好估，究竟是四十几，还是五十几？韩潮拿不准。他发现，洋人在壮年到暮年这个阶段上的差别，不像中国人明显。在咱们这块宝地上，只要年岁一过半百，很像秋后的庄稼，一天一个成色，老起来可快了。

可不么，连当年那个国高生、警察局长的少爷、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劳改农场戴过脚镣的刘钊，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也都五十出头了。

“是他。是这个该死的不管部长引鬼上门，把洋人领到院子里来的。怪不得他不早不晚，偏偏今天要我去视察沿江新村……”

人到了怕老的年纪，往往最忌讳别人把他当做老糊涂，明里暗里地作弄。只是到了老得不行的时候，才会甘心受人糊弄，或者竟不觉得糊弄为糊弄，甚至于已经口歪眼斜、言辞不利了，马屁精恭维几句“老骥伏枥”、“洞察秋毫”之类的话，居然还认为自己精神矍铄、头脑清醒哩。这样的人韩潮见识得多了去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别人摆脱不掉、可又不能不敬重的负担。该死的刘钊竟会用这种糊弄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他恼

火，他烦躁，他甚至有点恨刘钊这混账……想到这里，韩潮真想在门口台阶上回过头来，对草坪上站着的老外和陪同者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

倘若眼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年浩劫前，当他还担当公安局长的時候，这位火暴神，这位雷公菩萨，肯定会像非洲丛林里的雄狮那样怒吼起来的。然而现在，不知怎么搞的，连发脾气的劲头都不如早先了。虽然肝火旺，动不动生气光火，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德，但是一个汉子，能够爆发出雷霆万钧的怒火，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啊！

老了，力不从心了。省委的话说得既客气，又婉转，完全考虑到老同志的感情和心理。但是，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总不能把接力棒老是捏在自己手里，不往下传递呀！那岂不是要惹得看台上的观众起哄么？

可是，让我们市委书记踌躇的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刘钊。这个毫不买账的家伙，像阿拉伯神话里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妖魔，变得愈来愈不可忽视。大伙儿的意见，社会上的舆论，家庭里的赞成票，好像应该挑选刘钊才是。然而，老市长许杰——哦，让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他从五十年代由临江市调省工作以后，始终关怀着临江市的五十万人民啊！——在病榻上给韩潮打来电话，再明确不过地举荐了市委常委、第一副市长丁晓。

“你看，是否以姓氏笔划为序？如何？”

你可以想象，韩潮该多么为难了。

六

一大清早，刘钊就来花园街五号等着陪他去视察沿江新村。韩潮一点也不喜欢刘钊这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神态。好像一切都得由他刘钊安排，听他刘钊调度才行。可他现在连一个市委常委也不是，明确的职务至今还没批下来，名副其实的不管部长。然而，就是这位不管部长，此刻却在镶木地板的俄国地毯上来回踱步，对市委书记讲述吸收外资的必要性。谈话时那种敢和领导人平起平坐的神态，也着实有失恭敬。唉！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刘钊硬是不在乎市委书记脸上的不悦之色。

“今天不谈这个，咱们看房子。”韩潮把他挡了回去。

“应该十个指头弹钢琴，不能总满足于手工业式的领导方法。”说到这里，他站住了，“我知道，你不爱听，不过，换个别人，我还不说。”

“走——”

在宽敞的大厅里，正碰上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的吕莎。显然是刚刚起床，头发蓬松着，只是用手绢系了个结绾在后面，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穿着一件薄薄的纱裙，外露的部分也未免太多了些。手臂上搭着一条大浴巾，看来是准备到洗澡间去。刘钊知道，这是她爹妈给她培养出来的洋习惯，一早先进浴室。他给吕况当秘书的时候，她正在读中学。他亲眼看到这位骄傲的公主，在无忧无虑的

幸福中成长，可以肯定，将来准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幸运儿。谁也料想不到她今天的不幸——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过着一种当然是很苦痛的生活——尽管她并未流露出来，但对于刘钊，那对漂亮的眼睛是隐瞒不住什么的。

“哎，老朋友，你干什么去？”她扬扬手，问着。

“请老韩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记者同志！”

“啊，没想到，你也学会了丑表功，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已婚妇女对曾经死命爱过的男人，那感情是很复杂的。

“有什么办法，莎莎，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嘛！”

这时，她走到他们身边，用眼睛斜睨着刘钊：“我真替你害羞！看来这种官场综合症，你也不具备免疫力啊！”

“走吧，走吧！”韩潮催促着。

也许因为她是自己老战友的女儿，跟儿子大宝结婚以后，又落到这样一个境遇里，所以韩潮对吕莎的行为举止，性格脾气，以及过激的思想，直言无讳的语言，无论怎样不合自己的胃口，也尽量迁就，从不说她一句重话。

刘钊随着韩潮朝大门走去，一边回头笑着说：“莎莎，其实，我也是不想为而为之，需要如此，我也就只好破例了！”

她撇撇嘴，扭动着细软的腰肢走了，那背影，还是当年婀娜动人的少女神态。

在轿车里，韩潮郑重地向刘钊敲了警钟，别出花花点子，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对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来讲，要紧的是稳重二字。然后，他简直有些威胁似的扭过头来，狠狠地说：“我对你说，刘钊，不要异想天开，所有别出心裁的人，最终都要成为历史的笑柄。”

刘钊才不在乎哩，何况他和韩潮、吴纬老两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便轻松地朝后一仰：“其实，真正被历史打屁股的，是那些落伍者。制造笑柄的是他们——”

“笑话我吗？”

“如果你真的到了闹笑话的年纪，也许我就不这样童言无忌了。”

他相信这是实情话，自己还不到老朽昏庸的地步。他碰了一下刘钊：“一个明白人，他决不会走得离大队太远，这是我对你的忠告。人的可贵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从走过来的路汲取必要的教训。”

刘钊差点把头碰到车顶，一蹦老高地说：“得啦得啦，你也学会念紧箍咒了！我真想不到——”

市委书记笑了：“也许这能治服你，784号！”

“哦，你还记得？”

“别忘了我当过市公安局长！”

刘钊一脸苦笑，也许784这个号码勾起了他对那些暗淡岁月的回忆：“不过，老韩，过时的符咒是不大有效的，你放心，时光是绝不会倒流的。”

“你真了！老弟！可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因为

司机在前座坐着，尽管是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志，也不便把话讲得太赤裸裸了，“一动不如一静，这句话不仅很有哲理性，而且还符合斗争策略！”

“我不懂，难道让一个外国人进到市委书记的住宅，就会坏了共产党的风水？你接待一下这个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和他聊聊他爷爷、他老子，有什么不可以？”

“我跟你声明了，今天，咱们看房子，不谈别的。”

沿江新村到了。几十幢六层居民楼顺着沿江的大堤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他们俩走下轿车，发现丁晓的新伏尔加已经停在路旁了。

韩潮当然明白刘钊为什么要抓住那位白俄贵族的后代不放，他一不想捞个出洋考察的机会；二不想弄点兑换券、买点便宜货。但是，这个野心家确实在打洋人那鼓鼓囊囊的钱包的主意。“利用外资也不能不择手段呀！”他心里这样说。

朝新楼走去的刘钊，似乎猜测出韩潮心里在说些什么。他淡淡一笑：“真正的党性原则，并不表现在口头或者形式的革命纯洁性上。”

韩潮装作没有听见，对急匆匆迎过来的丁晓打招呼：“哦，你来得够早的！”

五短身材的第一副市长，浑身透出一股聪明机敏的神气，满面春风地笑着回答：“你是盖房子的专家嘛！这样不收学费的学习机会，我哪能放过。”

是啊，论起盖房子，韩书记可算是个行家里手。三十年代，他就在临江市当泥瓦匠的小工。花园街五号这幢俄

罗斯风格的建筑，就有他洒下的汗水。你说巧是不巧，当年盖房子的人，现在住在这幢豪华的建筑物里。

“走，看看去！”

“看能不能给不管部长打个满分？”

像这样大兴土木，至少是临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说建国以来，就是旧社会，伪满洲国，张大帅，也不曾有此壮举。马上有一千多户人家要庆贺乔迁之喜，作为一市之长，自然脸上有光。虽然杯水车薪，未必能解决多年欠账，但只要这样下去，不再瞎折腾，希望之火在老百姓心头燃烧，他们会有耐性等待的。

不过，市委书记欣慰之余，有股苦涩的滋味，在喉头哽着。记忆之所以可恶，是因为它不光是把那些美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甜蜜的场面，镂刻在脑海里；而且，还把那些苦痛酸辛、残破阴暗的印象，深深地、永远也不能抹去地留存在那里。现在，望着那从不停息、匆匆流过的江水，韩潮想起来了，不是在这儿开过现场批判会么？大约有几千张大字报痛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钊的反党言行。

不过，那时候比“文化大革命”的批斗要文明些，不那么法西斯，所以刘钊竟然还敢声明：“愿意顶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去见上帝！”正是这个刘钊，简直冥顽得不可理解。他对主持批判会的丁晓和坐在丁晓后面的吕况说：“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与其造那么多炼不出铁的小高炉，还不如给老百姓盖一点房，改善居住条件呢！”

“混蛋——”也在主席台上坐着的韩潮、当时的公安